

29.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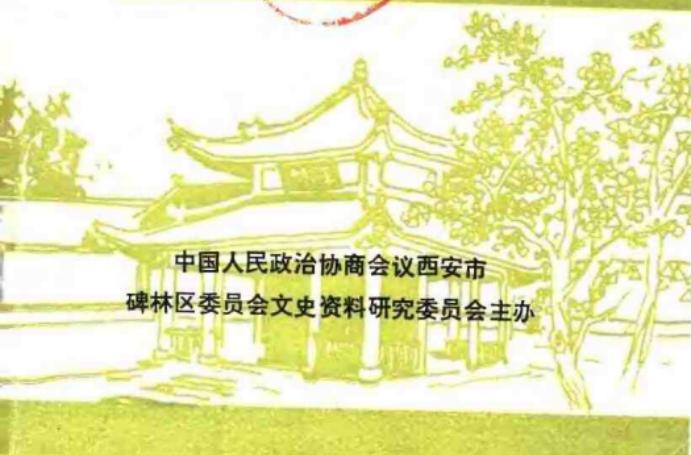
碑林文史資料

第二輯

87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
碑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办



碑林文史資料

HB225/02

第二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
碑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办

· 碑林文史資料

第二編

中国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安市

碑林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辦

(內部發行)

準印證09301號

西安貼花印刷廠印刷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1/25 字數：75000

印數：1—1500冊

编委的话

《碑林文史资料》第一辑刊行后，热心的读者对我们有鼓励、有批评、有建议，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碑林文史资料》第二辑共收入三十六篇史料，七万余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医卫、宗教、地方风俗等。其中多数篇幅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区当时社会政治面貌，有些记述了本区近代、现代的人物或重要历史事件。这批史料反映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求实精神。研究这批史料，对推动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事业将有着积极的作用。

《碑林文史资料》本着广征博采，存真求实的精神，敬冀各界人士惠赐稿件，不断提高本刊的质量，继续发挥史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有的作用。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水平有限，在编审的稿件中难免有错误之处，仍请不吝赐教。

编 委 会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本辑史料目录

政 治

- 忆冯玉祥三谈张学良 张景新 (1)
不期见到蒋介石 斯养正 (4)
我对蒋纬国的回忆 李赓纯述史保阳记 (7)
日机轰炸西安目击记实
李香普口述 刘金凯、苗芬整理 (10)
一则历史故事 黄典文 (13)
难忘的五十年前的一次教育参观
..... 穆仰贤 (15)
至善巷里的特拘所 郭书田 (19)
慰问红军记实 郭书田 (23)

军 事

- 军官总队的情况 黎明 彭承祐 (29)
第九十六军给驻地灾民发救济粮
..... 韦相之 (41)

经 济

- 西安解放前的金融体制与货币
..... 宋慧如 宫野进 (44)

旧社会的南大街盐店 刘文礼 (49)
解放前盐店街的银钱业
贾润庆口述 彭承祜整理 (52)
饮 食

- 解放前西安大饭馆经营管理记实 高沛然 (57)
西安市解放前饮食业的概况
王云翔供稿 高沛然 李东阳整理 (62)
清雅斋的渊源及发展 高沛然 李东阳 (66)
原“厚德福”饭庄的始末
王云翔 高沛然口述 李东阳整理 (71)
记正大豫菜馆的始末
王云翔供稿 高沛然补充 李东阳整理 (73)
南门里的大碗面 黄典文 (75)

文 化

- 重庆电影摄制组途经西安情况 王新民 (80)
六骏石刻轶闻 郭书田 (82)
被盗的昭陵四骏是谁追回的 穆仰贤 (85)

教 育

- 尊德中学五十年 黄云兴 (87)
西安市八十二中学校史简介 黄典文 (100)

- 鲁斋书院纪略 黄云兴 郭述贤 (106)
简介明清两代陕西最高学府关中书院 郭述贤 (111)
正学书院摭遗 郭述贤 (116)
昙花一现的西北大学 郭书田 (121)

医 卫

- 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过去 庞启训 (125)
大同医院过去的点滴情况 王子安 (135)

宗 教

古都碑林区两大寺院

- 卧龙寺、八仙庵 潘应蓬 (137)

人 物

- 惠甘亭先生事略 翁维谦 (143)
同盟会会员李仲三 王子安 (146)
庞仁安先生生平 郭述贤 (149)
郭蕴生先生事略 翁维谦 (153)

其 它

- 南院门的过去 王克刚 (164)

忆冯玉祥三谈张学良

张景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的西安兵谏事变，震惊中外，也出乎冯玉祥将军的意料，但他对张学良将军的爱国壮举和凛然正气却很理解、钦佩和同情。

记得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张学良将军命我放弃王曲军官团的学习去参加南京黄埔军校军官高等教育班第五期入学考试。随身带有西安剿总保送代电一纸，并有他给军委委员长冯玉祥的一封面呈书信，信中除问候语外，还着重说为了培养抗日青年，决定送我入军校高教班学习高等军事，请就近指导培植等语。另外还有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阜然写给冯的信（都是怕我误了考期或落榜，必要时冯可协助），临行时说冯在庐山，我经武汉到庐山时，他已回南京，我就赶奔南京在军委会晋见到他，他看过信后，问及张学良将军生活、工作和王曲军官团的一些情况，他用慨叹的口气说：张汉卿一个人的肩膀担负着加

紧剿共和急于抗日救国复仇两个不同使命的重担子，面对险阻曲折，确有难言之隐，这是可以理解的。他鼓励我说：日寇深入侵略，国难日益严重，时间紧迫，我也为了同一目的，叫军委会保送由我指定的两名学员，你们见面后要互相鼓励，抢时间刻苦学习，期望有一天打回老家去，不辜负张汉卿对你的培养。语意沉重亲切，表达他对张学良将军的同情，也流露着他自己蕴育在内心深处的抗日情绪。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上午九时，军校全体学员紧急集合在校部大礼堂，由教育长陈继成主持开会，宣布西安事变消息，并念大公报头版标题：“张学良率部叛变，蒋委员长暂留西安，西安与兰州同时发动”及有关内容。继由冯副委员长讲话，他放开洪钟般的嗓门大骂张学良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为天理、国法所难容。他说这是土匪绑票行为，是跟他的老子张作霖学来的，有其父必有其子，云云。最后，他嘱咐全校官兵师生，力持镇静、照常上课，听候政府对这问题妥善处理。他未用讲稿，而构思缜密、井然有条，听者动容，但我听起来却别有感受，他在讲话中矢口不谈事变发生的目的和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避免在这个症结问题上表示意见。我体会到

他的骂是表面文章，是当众表态，他不得不骂，而骂中有保留，有同情感。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和平解决，反对何应钦等讨伐的意见，这是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也是对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正义兵谏主张予以支持。

一九三七年五月间，张学良将军已被移禁于浙江省奉化县雪窦寺，我又晋见了冯玉祥将军，首先汇报了我的学习情况，主要是恳请他劝蒋释张。他说：西安事变的功罪，历史自有公论，我们都希望张汉卿出来，返回部队，准备做抗日先锋，偿其夙志，我曾试探地向蒋先生提过这个意见，但就目前来说，我的话不起作用，期待以后实现吧！这段话意义深长，历史已经证明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导致抗日胜利和民族复兴，勋功彪炳史册。遗憾的是冯将军盼张再起，重参国是，则迄未实现。现在，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五十周年，今非昔比，我们希望台湾当局，顾炎黄子孙的长远利益，赞同国共第三次合作、和平统一祖国。让张学良将军在高龄的晚年返回祖国神州大地，与家人亲友和同胞畅叙旧情，事关顺应潮流，达乎人情、也是为国民党和蒋家父子树立功绩着想，我们拭目以待。

不期见到蒋介石

薪 正

1943年麦刚收完，正值抗日战争艰苦阶段，蒋介石要在西安召开抗战将领军事会议。当时是全民抗战，八路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地点就在长安县王曲皇甫村。

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为会议从西安阿房宫电影院借去了一台小发电机，给会场装上了电灯；又抽调西安警备司令部警二团一个营去整理地段，刷洗门窗，烫晒板床上的臭虫。我当时任该营副营长兼二连连长。会前经过二十多天的忙碌打扫刷洗好了。七分校总务处长赖晖还请我们连长以上的军官吃了一次饭，饭后叫我营留下一个连听候使用。其余都回西安北郊防地，我这个连被留下搞后勤工作：到西安拉运肉菜副食，帮伙房干杂活。

会议的外围警戒由胡宗南的特务团担任，会场警戒是宪兵六团。蒋介石驻常宁宫，警卫是他带来的卫士队。当时发有红、黄、白三种通行证。进

入蒋介石住的地方要持红色通行证，进入会场要持黄色通行证；即使进入外围警戒线也要持白色通行证。无通行证者不得进入。我只拿到一份白色通行证。

从常宁宫蒋介石住的地方到皇甫村会场临时给他专修了一条汽车路，其它车辆不准走。偏遇到那几天下雨，路基下塌了几处，赖处长半夜里通知我，叫我天亮带领全连去修委员长专走的那条路，还一再告诉我要服装整齐，军容焕发，只准带十字镐、铁锹，不准携带任何武器。第二天六、七点我就整队出发去修路了。

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当时士兵们都没有雨衣，从早上七时到十时多，浑身上下都淋透了，泥水里干活弄得都像泥人，眼看服装整齐这一条难保证；大家没吃没喝，干了四个小时都已疲劳不堪，如何能精神焕发。我正低头琢磨怎么能提起士兵精神时，忽听一排长李惠民告诉我说：“委员长的车来了。”

抬头一看，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二十步远的小河边，因为这里的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车过河有些颠簸不好过。这时我看见车里两个穿中山服的侍卫先下来。接着蒋介石在这两个侍卫搀扶下走下车来，沿着临时搭的小木桥走过小河。

我赶紧喊了声：“立正！”向他举手敬礼。他没还礼，只是摆摆手意思是叫我们把手放下。接着他走到我面前，严肃地向我佩戴的符号上扫了一眼说：“你是连长？”他可能没细看“副营长”三个字，只注意蓝边三个“豆”花，我当时由于心里很紧张，也顾不得解释只答“是”！。

“多大岁数？”

“二十四岁！”我答。

“是军校毕业的吗？”

“是！”急得我只会说“是”。他似乎点了点头。又转到连里个头最低仅有十五岁的小兵王春城面前。王春城帽子烂了，不敢戴，拿在手里，他摸了摸王春城的头，春城脸都吓白啦。蒋介石又说了句什么，这时汽车已经驶到他面前，就上车走了。

蒋介石的车走后，全连士兵一下活跃起来，这个说：“淋了半天雨不冤枉，能看见委员长”那个说：“当大兵的能见到最大的人物不容易啊！”我当时心里也觉得乐滋滋的。

会后听说当时的军训部长白崇禧与“西北王”胡宗南有介蒂，还批评胡给会场装电灯，并给所有的会议桌上都罩了新白布太浪费了，“不合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精神”。胡一直耿耿于怀，云云。

我对蒋纬国的回忆

李赓纯述 史保阳记

一九四一年春，我在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三团三营机枪连任上尉连长，驻防华县赤水镇，濒临渭河南岸。团长是军校七期的李达。这时，上级给我们团派来了一位青年军官，此人就是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初任二营五连少尉排长。他所在的五连连长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期好友郭鼎新。从蒋纬国到我们团的这一阶段来看，在纪律规定等方面，对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照顾；但他在外出方面比我们方便得多。

记得在那时军校对士兵的训练，都是沿用德国法西斯军事教育的那一套，教材是德军操典、德式典范令。蒋纬国平时也带士兵出操打野外、背粮食、扛柴禾。后来我经常见郭连长背地里嘟囔：“真别扭，上级给咱们连派来了这么一位身份特殊的少爷排长，叫咱提心吊胆，万一出个差错，咱给校长咋交代！”因此，就不得不对蒋二公子注意保护和照顾，对上边也是报喜不报忧，大

家经常处于恐惧的状态。

蒋纬国提升之快真是惊人，在连里不几个月就升到中尉。翌年又被升为该连的上尉连长。部队换防到华阴县东泉店，他大哥蒋经国还专程到陕西来看望他。

我当时在连队中颇爱球类活动，被选拔为篮球代表队队员，蒋纬国也喜欢打篮球，后来他也参加了代表队，从此，我和他成为“队友”，再因郭鼎新是我军校同期同学，彼此接触的机会也多，所以关系比别人要好。当时有很多人对小蒋极尽逢迎奉承，希望藉他做向上爬的阶梯；但他对这些人却不屑一顾。相反，倒对我们并不过分亲近的人主动来往，还经常到我家里和我攀谈，吃喝不分。他喜欢吃我们北方人爱吃的葱花饼，常要我母亲做给他吃。以后我两人就更熟悉，也谈得来了。

由于我和他有了交往，从言谈中，我得知他曾在法国留学，在军事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德军山地兵团当一名上士参谋。参加过1939年德军攻占捷克斯洛伐克和侵略波兰的战争。于1940年又转到美国空军参谋学校“镀金”。当时美国还未参加二次世界大战，他在美国待的时间不长就回国了。

记得在1943年，我在华阴结婚时，蒋纬国参加了婚礼，在一起照过像，此照在“文革”中烧毁。

蒋纬国自1941年春到我们第一师三团后，由排长升到连长，其速度之快，难免众议。当年还有人吹风说，蒋老头曾手令胡宗南，未经其本人批准，不得给蒋纬国随便晋级提拔，这不过是掩人耳目堵人咀巴而已。到1943年蒋纬国又当上了三团二营的副营长了，驻潼关担任河防，旋即升为该营少校营长，移驻于阌底镇一带布防。1944年，日军沿陇海路大举西犯，胡宗南又把小蒋调回西安，转派到汉中在“青年军”203师担任要职，其原在五连的军校十四期排长马福宝等也奉命随小蒋到203师，所有被他看中的人到汉中后都变成他的保镖御林军了。

日机轰炸西安目击记实

李香普口述

刘金凯整理
苗芬

日寇在一九三八年占领广州和武汉后，改变了作战方针：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对我后方老百姓大肆狂轰滥炸，企图迫使中国投降，以实现其灭亡中华民族的野心。位于后方的西安市，不断遭到空袭，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仅就两次目击日机轰炸西安的凄惨情景，记实如下。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突然听到防空警报，城里居民纷纷走出家门，急向南城墙报跑去。当时在城墙根挖有很多防空洞，供居民使用。我那时在北大街通济南坊马步芳办事处搞建筑。机关内虽也挖有防空洞，但人多洞小，远不如城墙根防空洞坚固。故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能来得及，就向城墙根跑。居民们整天提心吊胆，一有警报，急速外跑躲进洞内；待飞机远去，解除警报之后，才敢出洞。真是一日数惊，令人奔逃不已！